

《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明清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本刊行以后，数百年风行不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西游记》在几百年的流布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西游文化，众多人心中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西游情结」。这一切都昭示着《西游记》的巨大影响力。

西游记

xīyóujī chuánbō yánjiū

胡淳艳◎著

传播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8JC751001。

《西游记》传播研究

胡淳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游记》传播研究/胡淳艳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034 - 4049 - 6

I. ①西… II. ①胡… III. ①《西游记》—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909 号

责任编辑: 詹红旗

封面设计: 三川出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23.5

字 数: 43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绪 论 / 1

第一章 《西游记》版本传播 / 9

第一节 《西游记》版本概述 / 9

第二节 繁、简、删的交错与纠结 ——明代《西游记》的版本传播 / 19

第三节 删本系列与怪胎全本 ——清代《西游记》的版本传播 / 30

第二章 《西游记》批评传播 / 44

第一节 《西游记》评点本传播 / 44

第二节 《西游记》散评传播 / 82

第三章 《西游记》续书传播 / 92

第一节 西游精神的阐释 ——《西游记》的三部续书传播 / 92

第二节 变形的世界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西游记》传播 / 114

第四章 《西游记》改编传播 / 126

第一节 魔幻人生的演绎 ——《西游记》戏曲改编传播 / 126

第二节 佛界与世间的游历 ——《西游记》曲艺改编传播 / 179

第五章 《西游记》图像传播 / 203

第一节 乡村与城市的选择

——从版画、年画到烟标、连环画 / 203

第二节 玩偶与神祇——雕塑世界中的《西游记》 / 220

第六章 《西游记》翻译传播 / 229

第一节 佛耶之间——李提摩太《天国之行》的翻译传播 / 230

第二节 四不像的翻译——海伦·海斯的《西游记》译本 / 243

第三节 Dear Monkey——阿瑟·韦利的《西游记》翻译传播 / 253

附 表 / 271

参考文献 / 360

后 记 / 372

绪 论

一、西游文化与传播的结合

《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明清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本刊行以后，数百年风行不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西游记》在几百年的流布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西游文化，众多人心中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西游情结”。这一切都昭示着《西游记》的巨大影响力。本书拟对《西游记》成书后在明代、清代及近、现代（1592—1949）300多年间的传播、流布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和论证。

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5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从方兴未艾到蔚为大观，从译介国外传播学著述、移植其研究成果，到提出“传播学的本土化命题”，试图建立中国自身特点的传播学。这期间，传播学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学科。它与其他若干学科相交融，产生诸如新闻传播学、文化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学科被融合，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来说，传播学的引入无疑为其带来了一股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通俗小说传播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陈大康的《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及其《明代小说史》，宋莉华的《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李玉莲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明清部分）等论著和相关论文，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明清小说整体的传播状况。同时，也有学者对某一部明清小说的传播进行考察，如何香久的《〈金瓶梅〉传播史话》、关四平博士论文《〈三国演义〉的成书、文本与传播研究》，陈松柏的博士论文《〈水浒传〉的成书与传播》，等等。

而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同为世代累积型作品——《西游记》传播情况的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在2005年之前，相对较少；2005年之后，出现了一些硕士、博士论文涉及这一内容。本书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考察《西游记》传播的同时，从前大众传播的角度关注《西游记》传播的频率要更高一些，因为真正的传播学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产生的理论。而处于前大众传播时代的《西游记》传播也有着和现代不同的特色，许多现代大众传播的理论不能生硬地照搬到作为前大众传播时代的明清阶段的《西游记》传播。因此，本书主要是采用传播学的概念和术语来分析前大众传播时代的《西游记》传播。

《西游记》的传播，是明清以来几百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神魔小说的领军作品，唐宋以来就已露端倪至明清时期、民国时期依然存在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思潮，既是产生《西游记》的背景之一，同时也是《西游记》传播能取得巨大效果和声势的思想基础所在。这其中有中上层文人士大夫的融通三教的观念，也包括明清至以降民间宗教的混杂发展状态。

其次，从传播媒介看，明清至民国间不断发展的印刷技术和出版发行渠道，对《西游记》文本的流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由于成书于印刷、出版、发行等传播媒介和渠道相比发达的明代中后期，《西游记》的传播没有经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长期以抄本流传的历史，成书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刊刻、流布。这种相对较为优越的刊刻、出版环境，使得《西游记》在文本的传播中能够保持相对的一致性。

再次，明清到民国时期，是民间文艺形式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民间文艺形式都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这就使《西游记》在传播过程中大规模向其他文艺类型的渗透、改编成为可能，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西游记》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自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小说《西游记》自身的艺术成就。

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西游故事也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但由于缺乏一个定型的文本，在世德堂本之前的西游故事传布呈现一种驳杂的状态，而世德堂本之后的西游故事传布则相对比较稳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西游故事，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世德堂本之后的《西游记》故事的传播。也就是说，由于《西游记》世德堂本的出现，才有我们今天的丰富而广泛的西游传播。因此，本书将世德堂本之后的传播作为上限^①。

^① 在改编传播、图像传播等章节中因论述需要会有局部的突破。

本书所论下限,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从社会文化思潮、传播媒介还是民间文艺发展来看,1949年都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界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对包括《西游记》等小说在内的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新中国成立前有着巨大的差异。民国初年一般被列入近代社会。从1919到1949的现代30年,是从近代社会走向当代社会的过渡时期。这30年,已经属于现代社会,与明清时代有了巨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相当的延续性。因此,此时《西游记》的传播与清代,特别是晚清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这30年毕竟又不同于明清时代,《西游记》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又具有过渡乃至转型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西游记》传播很多又是肇端于此时。因此,《西游记》传播既具延续性,又有阶段性,同时还有过渡性。这是本书将民国时代纳入研究视野的主要原因。

自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刊刻以来,《西游记》在中国社会广泛流播。从版本、批评、续书、改编、图像到翻译等诸多方面,以不同的传播形态、手段和渠道进行着传布。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所产生的文化传统背景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大体一致,因此,它们作为产生于明代的长篇章回小说在总体的传播上是有着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的,比如传播途径、方式的多样化,以文本为中心的放射性,受众的广泛性等等方面。对此,本书也将进行适当的论证,以证其说不谬。但同时,《西游记》作为一部独特的神魔小说,在传播的具体背景上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这导致了《西游记》传播的演进中必然存在的独特个性。

首先,《西游记》在传播中,小说文本的“权威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如前所述,世德堂本的刊刻,使得西游故事定型化、文本化,此后《西游记》的传播以此作为基点和圆心。这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传播中虽然也存在着偏离小说文本的情况,但是从总的来看,其小说的权威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相比之下,《西游记》文本的权威性地位则要逊色一些。在占据主流的《西游记》文本传播系统之外,尚残存着游离于小说之外的西游故事。这些西游故事大都比较零散、错杂,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并未因《西游记》小说文本的主流传播声势而销声匿迹,而是在若干传播渠道中顽强地生存。

其次,在《西游记》的传播中,是以文本为基点,而清代宫廷大戏《升平宝筏》的创作、演出、流传则是小说传播的一个枢纽性的传播中介形式。它在《西游记》由文本向京剧等戏曲样式的传布中起到了桥梁的功能,进而对《西游记》的图像传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不可否认,戏曲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传布中同样举足轻重,但是以这两部小说创作的宫廷大戏《鼎峙春

秋》和《忠义璇图》在两部小说的传播中却并未能起到像《升平宝筏》一样的巨大作用。无论从剧本创作，还是从实际演出传播方面，都为“西游戏”的形成与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宫廷影响民间来完成章回小说文本流布的传播模式，《西游记》是最为成功的一例。

再次，在对媒介的运用上，从明清到民国期间，《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经历了从以印刷媒介和口头语言传播为主的前大众传播阶段向有意识地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的过程。首开风气者是《三国演义》，但其传播的良好开端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这三部章回小说中，真正全始全终的，是《西游记》。传播媒介上持续不断的现代化、多媒体进程，这也是其他两部小说所不具有的传播个性。

以上是《西游记》在历时与共时的传播中所体现出的若干个性。确切地说，是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同、相似的传播共性中所具有的较为鲜明的个性，是之谓同中有异。但这些共性中的个性并未能贯彻于所有媒介与渠道的《西游记》传播之中。我们当然可以将前面描述的诸如传播途径、方式的多样化，以文本为中心的放射性，受众的广泛性等来贯穿其传播历史，然而除此之外，《西游记》传播还有属于其自身的最为独特的传播个性。

在《西游记》传播中，宗教性传播是其特色之一。这里，宗教性是一种综合性的提法。其中佛教、道教等都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在一定的传播阶层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游戏性传播，也是《西游记》的传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其他小说的特色。缺少了《三国演义》等小说传播中的伦理化倾向，而向游戏化方向发展，正体现出明清乃至现当代文艺发展的方向。

总的来说，宗教性与游戏性的杂糅是《西游记》迥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章回小说传播的特色与个性所在，在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传播中也是不多见的。

首先，这种传播个性体现在《西游记》流布的各个形态之中。在版本传播、批评传播、续书传播、改编传播、图像传播、翻译传播中，宗教性和游戏性都程度不同地贯穿。其次，从小说刊刻后到民国的几百年中，宗教性和游戏性一直是《西游记》传播史中的显要特征。明代为其初期，宗教性和游戏性都已经出现在《西游记》的流布过程之中；而清代则是其高峰期，宗教性和游戏性在此时期发展到了极致；民国时期为其延续期。再次，《西游记》的宗教性和游戏性传播呈现一种杂糅的发展状态。在各传播媒介渠道和各时期传播发展中往往彼强我弱，此消彼长，并非处于绝对的均衡发展状态。但是同时又总是交错发展，不可分离。相比之下，《西游记》世德堂本之前的传播，宗教性占据绝对地位，游戏性在其时没有获得太多的发展空间；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西游记》传播中,宗教性几乎停顿,游戏性仍然持续,却又注入了政治性的因素。因此,宗教性和游戏性的交错杂糅是明后期到民国间《西游记》传播最为独特的个性所在。

对《西游记》传播共性和个性的考察,可以丰富、深化明清小说传播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对《西游记》传播的个案研究,其传播中所体现出的与其他明清小说相似的共性研究,可以使我们有更为充足的资料梳理明清小说传播的总体态势、特征。而另一方面其传播个性的探讨,则使我们能深入认识明清小说传播中的复杂性、多变性,从而加强对明清小说传播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因此,无论是对《西游记》传播的共性,还是个性的研究,对于明清小说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西游记》自身而言,从《西游记》诞生后,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西游热”,围绕其文本形成了蕴涵丰富的“西游”文化。追寻这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其背后的民族精神底蕴,是《西游记》研究中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西游记》传播的历史,在“西游”文化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西游记》传播的考察,本身既是“西游”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深入领悟“西游”文化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二、研究的丰富与缺失

在众多的《西游记》研究著作、文章中,有对其传播进行的一些探讨,但是尚不成系统;更多的则是浅尝辄止,未能从传播角度深入进行分析和论证。总体而言,目前尚缺乏从相对比较整体、系统的层面对《西游记》传播状况的研究。

《西游记》的版本传播方面,自孙楷第开始,众多学者曾致力于对《西游记》版本的考证与研究。郑振铎、柳存仁、太田辰夫、矶部彰、李时人、张锦池、陈新、吴圣昔、曹炳建等都有过精彩的论述,成果斐然。然从传播视角看待《西游记》版本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西游记》的批评传播方面,谭帆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整体上研究古代小说的评点。其中对《西游证道书》和李评本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但对其他的几种评点本则较少涉及。袁世硕的《清代〈西游记〉道家评本解读》一文,对清代的六家评本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研究。然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每一部评点本都进行更为深入的、细致的分析。相对而言,海外学者对此更为关注和熟悉。浦安迪在其系列研究《西游记》的论著之中,对清代的六家评本的观点有引用,这在国内的研究中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传播的角度

对明清时期的所有《西游记》评点本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西游记》续书传播方面，对续书的思想、艺术的研究较为充分。从三部续书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有郭明志、石麟等人。相对于整体研究，三部续书的个案研究则更为丰富。夏济安、曾永义、傅世怡、苏兴、刘小联等人对于《西游补》的研究，使得该书的研究成为三部续书中最为充分的作品。其他两部作品的研究，如王增斌、陈美林等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是上述研究一般很少从《西游记》的传播角度立论分析，缺少从神魔小说流布角度的论说。对于《西游记》在明清神魔小说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小说中传播情况的研究相对就更少。

《西游记》的改编传播研究，从研究资料的梳理和论证来看，是目前《西游记》传播中做得最好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对宫廷大戏（主要是《升平宝筏》）和其他“西游戏”的研究上。文章如朱家溍的《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苏兴的《〈升平宝筏〉与〈西游记〉》、刘荫柏的《〈西游记〉与西游戏》；专著如陈芳的《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张净秋的《清代西游戏考论》等。而对于“西游戏”的表演方面，郑法祥、金耀章等人都有较为充分的论述。论述《西游记》戏曲改编方面的成果不少，但是也比较分散，大多是与其他部分的考察一体，没有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说唱改编方面，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傅惜华的《子弟书总目》、李世瑜的《宝卷综录》等都收有若干说唱西游故事的说唱作品的目录。刘荫柏的《〈西游记〉与元明清宝卷》是较早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论文，其后则有陈洪、陈宏等人的论证。此外，对包括《西游记》说唱在内的唱本的出版、流通情况，矶部彰、潘建国等人进行了论述。总的来看，对《西游记》说唱改编传播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对于车王府曲本说唱《西游记》的论述一直不多。

《西游记》的图像传播方面，对《西游记》的插图版画形式的传播一般都是在论述明清版画整体的发展态势时提及。比如郑振铎、王伯敏、周芜、周心慧等人的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中国古代版画百图》、《古本小说版画图录》等众多版画集先后出版。木版年画则有《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中的民间年画分册、《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年画史图录》等画册出版，其中收入了若干《西游记》的年画。月份牌、烟标、连环画等随着收藏热的升温，也有一些画册出版。《西游记》脸谱的收集、研究在翁偶虹、刘曾复、田有亮、盛华等人的推动下，成就斐然。概括起来，关于《西游记》图像传播的研究往往是各自为政，比较分散零碎，需要进行整体的关注。

《西游记》的翻译传播方面，王丽娜、黄鸣奋、马祖毅等都在其汉籍外译的相关论文、著述中进行了介绍，近年来也有若干学位论文对《西游记》的译

本进行过研究。就英译本而言,从1913年第一部《西游记》英译本出现,到40年代阿瑟·韦利的译本出版,对这个阶段英译本传播的整体研究,尚不多见。

总体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者矶部彰的《〈西游记〉形成史研究》、《〈西游记〉受容史研究》。特别是后者,是为数不多的从接受角度对《西游记》进行论述的著述,它通过明末以来通俗小说接受阶层进行分析,对《西游记》在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提供了不少国内学者较少注意的资料,虽然其结论有些尚有争议。但是,矶氏著作尚未从总体上对《西游记》的百多年来传播流程及其传播个性进行探讨,限制了他从传播的整体对《西游记》的考察。

本书以《西游记》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刊本金陵世德堂本的刊刻为起点,主要考察、分析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①)前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300多年《西游记》的传播历史与特性。在研究方法上,将采用以类相从、共时与历时并用,同时适当与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梳理数百年中《西游记》传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理清《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些偏颇和误解。全书分六章。

第一章,《西游记》版本传播。世德堂本之前的传播,宗教性占据绝对地位。世德堂本本、李评本后游戏性有所增加,宗教性则继续延续并加强,二者呈现杂糅状态。《西游记》全本和节本的差异,明清版本间流变的背后,渗透着游戏性和宗教性的消长。

第二章,《西游记》批评传播。主要从评点本和笔记、序跋的散评两个角度进行。评点本的批评传播,从明代李评本中对游戏说的强调,到清代宗教性传播占据绝对主流地位。散评主要集中于对《西游记》主旨的探讨和其游戏性的分析。宗教性传播成为《西游记》批评传播的主体。

第三章,《西游记》续书传播。明末清初的三部续书对《西游记》文本和批评传播中所体现出来的宗教哲理色彩,不同程度上接受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演绎。对《西游记》文本和批评传播中的游戏性,三部续书或追踪效仿,或另辟新径。《西游记》西天取经的结构被许多神魔小说模仿。这些小说更倾向于民间信仰,较《西游记》更加世俗化。晚清“新西游记”系列凭借《西游记》传播的影响,借神写人,讥刺现实社会,游戏性发挥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第四章,《西游记》改编传播。戏曲改编传播包括戏曲剧本传播和演出传播,逐渐形成了“西游戏”传播的独特景观——“猴戏”。而孙悟空脸谱又以

^① 个别章节的论述由于论述的连贯性,在时限上有所前移。

此为中介，将瞬间动态的表情凝固为独特的意象，是“西游戏”传播的一个特色符号。说唱改编传播更趋向世俗化，游戏色彩更为浓厚，以适应占主体的中下层观众的审美趣味。明清宝卷对《西游记》的改编传播则以世俗化的宗教性为特征。从清末至民国间，《西游记》较之其他小说的传播，在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新媒介方面都走在前列。从早期电影到40年代的美术片，都显示出它在传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

第五章，《西游记》图像传播。主要包括明清版画，近、现代月份牌、烟标、连环画等。它们在将小说文本文字符号转换为形象符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图像传播是建立在《西游记》小说广泛传播基础上，人们以对《西游记》故事、人物的稔熟返观其各种平面或立体的造型，在对民俗艺术的欣赏、娱乐中，加深对《西游记》的记忆。游戏性为其传播的主流，但各地的齐天大圣庙和齐天大圣像，则是小说文本对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渗透。

第六章，《西游记》翻译传播。西方翻译家的《西游记》中，特别注重以西方宗教的眼光，强调西天取经这样一个过程本身所蕴涵的深刻的东方色彩的宗教哲理性，同时包含一定程度的戏谑、幽默色彩。囿于语言障碍，本章的论述以英文翻译为主。

第一章 《西游记》版本传播

第一节 《西游记》版本概述

目前所知，明清时期《西游记》的版本有14种，其中明、清各七种，具体如下^①：

1.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因其多卷卷首都题有“金陵世德堂梓行”，故称“世德堂本”或简称“世本”。世本现存四部，一部藏于中国台湾，另三部均藏于日本。

第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本，简称“故宫世本”或“台湾世本”。二卷二十册。1929年夏发现于日本东京村口书店。孙楷第曾阅览，并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著录。该版本于1933年被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几经辗转，最终于1968年归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则收藏该版本的缩微胶卷。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丛刊》均依据此版本影印出版。第二部，日本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藏残本，简称“浅野藏本”。存十卷十册，即卷十一至卷二十、五十一回到一百回；缺卷一至卷十即前五十回。第三部，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天海藏藏本，简称“日光

^① 明清时期《西游记》14种版本情况，主要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总目》（外二种）（包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日〕太田辰夫《西游记の研究》，日本：研文出版社，1984年；〔日〕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の研究》，日本：创文社，1993年；《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吴圣昔《西游新考》，<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kao-ML.htm>；曹炳建《〈西游记〉版本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世本”，二十卷十册。第四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简称“天理世本”，二十卷二十册^①。

现存世德堂四部《西游记》刊本，均为二十卷一百回，但对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学者的意见不一。日本学者长泽规矩、矶部彰、上原究一都认为浅野世本与其他三部不同，但对其前后关系看法则不尽相同。长泽规矩认为台湾故宫世本是四部中最早刊印的，日光世本是其后印补修版，天理世本比日光世本刊印更晚，浅野世本是覆刻本。矶部彰认为浅野世本是世德堂原刊本的后印本，其他三部是建阳熊云滨覆刻的版片为主，其中刊行最早的是日光世本，天理世本是其后印，台湾故宫世本是将熊云滨覆刻的版片修补后刊印的，为四部中刊印最晚的一部。上原究一认为，浅野世本比其他三部更多地保留了世德堂原刊本的面目，但非全部都是原版的后印，部分是后来覆刻补版的，其他三部是熊云滨覆刻的，但对于台湾故宫、日光、天理世本的先后顺序，他认为尚待进一步研究^②。而曹炳建大致认可矶部彰的观点，同时稍作修正，认为世德堂和荣寿堂共同出资刊印了百回本《西游记》，后版片归熊云滨，又经多次印刷。其中，台湾世本是熊云滨的补刻重印本，天理世本是熊云滨的补修重印本^③。

遗憾的是，现存的世德堂四种刊本中，三种藏于日本的刊本一般学人难以得见，唯有台湾故宫世本，因有胶卷保留，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出版了影印本而能被多数学者看到。因此，本书所述，也主要以这个版本为主。台湾故宫世本，无封面，卷首有《刊西游记序》一篇，题“秣陵陈元之撰”，序末题“壬辰夏端四月”，一般认为即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序后为目录，二十卷一百回，每五回为一卷。卷次排列以北宋邵雍《击壤集》卷一二《清夜吟》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的二十字为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上方题“出像西游记”，偶有题“西游记”。各回附有插图两幅。正文第一卷卷首题“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月字卷之一”，第二行下题“华阳洞天主人校”，第三行下题“金陵世德堂梓行”。但第九、十、十九、二十卷题“金陵荣寿堂梓行”，第十六卷题“书林熊云滨重锲”。

2.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简称“李评本”。此书曾多次翻刻，版本众多。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均有残缺，两部字体有差别，

① 四部世德堂《西游记》版本情况，参见〔日〕上原究一《世德堂刊本〈西游记〉传本考述》，《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

② 同①。

③ 曹炳建《〈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1卷第2期。

一为写刻，一为复刻。1983年河南中州书画社以此两部相互参校影印出版。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残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金陵大业堂”本，缺第一、二回。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为残本（仅存第三、五、八、十三等卷）。日本的内阁文库、宫内省书陵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广岛浅野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另有一部为学者田中谦二私人收藏^①。近来又有学者提到韩国学者和日本矶部彰手中又各有一套李评本^②，则目前所知李评本共计十二种。

李评本的刊刻年代，孙楷第根据李评本插图上的刻工名字（刘君裕、郭卓然是活动于明天启、崇祯间的徽派刻工），推断此李评本为泰昌、天启时刊本^③，后来学者多认可这一观点。不过，近来有学者认为，李评本的成书年代要早于其目前所见之刊刻年代，应在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一年之间，即1607年至1613年之间^④。

今常见的两个李评本，一种为台北天一出版社的影印李评本，无封面。卷首有《题辞》，末署“幔亭过客”，并有墨章二：“白宾”、“字令昭”。之后为《凡例》五条，分别题“批着眼处”、“批猴处”、“批趣处”、“总评处”、“碎评处”。再后为目录，一百回不分卷。再后为插图二百幅。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正文有眉批、夹批，回后有总批。另一种为河南中州书画社影印本卷首《题辞》残缺，无《凡例》。之后即目录页，正文每回前有插图二幅，第九十四回插图缺。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正文有夹批，眉批与天一版影印本多数相同，少数异。回后有总批。总体而言，无论眉批、夹批和总批，数量都略少于天一版。

3.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因其中题有“朱鼎臣编辑”等字样，故称“朱鼎臣本”，简称“朱本”。现存两部，一部20世纪20年代发现于日本村口书店，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曾著录此版本。此本后来为北平图书馆购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中的《西游释厄传》即据此影印而成。另一部藏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中的《西游释厄传》据此影印。

台北故宫版《西游释厄传》，无封皮，十卷，不分回。每节有单句标题，全

① 李评本的版本及收藏状况，参见李时人《〈西游记〉版本叙略》，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163页。除上述10种之外，李时人还提到了日本学者奥野信太郎所藏的一部李评本。此本后归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2006年由日本学者矶部彰主持影印出版。这个版本其实并非李评本，而是《西游记》的删节本，一般称“闽斋堂本”。

② 曹炳建《〈西游记〉版本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③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收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2页。

④ 同②，第202-203页。

书共六十七节。半叶十行，行十七字。上图下文，每图左右各有四字，提示图中显示的文本内容。如“悟空哀恳 祖师传道”、“鬼勾石猴 幽冥之界”、“观音赴会 众神迎接”、“龙王离宫 白衣秀士”、“三藏揭贴 山崩地裂”、“仙童进果 三藏不受”、“如来登坛 诸神谢经”等。卷首题“鼎鍤全相唐三藏西游记传”，尾题“鼎鍤唐三藏西游释厄（厄）传”。其他各卷首尾题不尽相同。如卷二之首、末均题“鼎鍤全像唐三藏西游传”；卷三首题同卷二，而卷尾则题为“新鍤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卷五之首题“鼎鍤全像唐三藏西游传”，卷尾题“新刻全像西游传”；卷六之首题“新鍤全象唐三藏西游传”，卷尾题“唐三藏西游传”；卷八之首题，卷尾题“新鍤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卷尾却无题。

朱本在卷一署“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 书林莲台刘求茂绣梓”，卷末则有“书林刘莲台梓”的长方形牌记。而慈眼堂之《西游释厄传》，封面上图下文，图已残缺不清，书名“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分成两行，中间用小字题“书林刘莲台梓”。与台北故宫版一样，慈眼堂版各卷题名也不相同，有“唐三藏西游传”，也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藏西游传”等。其他与台北故宫版大致相同，只是台北故宫版第四卷卷末有残缺。“朱本”刊刻年代，孙楷第认为是万历年间，郑振铎认为是隆庆刻本，“其时代最迟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李时人、张锦池则倾向于万历末年，而曹炳建则认为万历初至中叶^①。

4. 《新鍤三藏出身全传》，因书中题有“杨（阳）致（志）和编”而被简称为“杨本”、“阳本”。目前所知，单行本“杨本”有两种。一是英国牛津大学 Bodleian 藏本，这是明刊本。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中的《唐三藏出身全传》都据此本影印。该版无封面，全书共四卷。卷一之首题“新鍤三藏出身全传”，其他三卷之首题“新鍤唐三藏出身全传”。四卷卷末所题不一，有“三藏传”、“三藏全传”、“唐三藏全传”等。卷一题“齐云阳至和口（缺）”、“天水赵毓真校”、“芝潭朱苍岭梓”。正文上图下文，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全书图 288 幅。除第一幅外，其他图的左右各有二字，如“天地 轮回”、“放火 烧洞”、“三藏 出行”、“请僧救父”等。另一种单行“杨本”是清刊本，藏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科，题“近文堂版，龙江古斋梓”。该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

杨本除了单行本外，还有《四游记》本，目前所知版本有三。其一嘉庆十六年（1811）本。内封题“唐三藏出身传”、“近文堂藏板”。首唐僧师徒四人

^① 分别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收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7页；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上），《郑振铎全集》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张锦池《西游记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3页。